



挑灯夜战  
◎ 彭常青

## 富春秋味数江鲜

◎ 孙婕妤

父亲讲究“食岁”，知秋食秋，因而一早喊我起床，去富春江边的鱼市看看。

水雾薄薄地荡漾在江中。远处的渔船像悬在江心的孤岛，泊岸的渔船则连绵成鱼市。渔民拖着网从船舱中出来，网里的鱼鼓着腮帮子大口呼气，生怕买家不知道它的鲜活。渔民利落地将网一握一提，再往灌着江水的桶里一扔，桶中便挤满了生机勃勃的江鲜。

我的家乡浙江杭州富阳古称富春，是黄公望晚年隐居的地方，他以风景秀丽的富春山水为蓝本，画就了旷世名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从古至今，富阳就卧在这幅画中，山幽水静，树阔云闲，连太阳都是淡橘色的，跃起和落下都很温柔。

这种温柔从景色蔓延到人文。代表渔家文化的木质渔船舴艋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淘汰，反而被呵护在这方悠然的水土中。一到傍晚，它们便在落日的余晖中晃晃悠悠，从古晃到今，从眼晃到心，换来无数鱼鹰号子温柔的吟唱，也换来清晨繁茂的江岸鱼市。

富春江的江鲜种类繁多、远近闻名，从上海、杭州赶来买鱼的人很多。无须吆喝，无须解释，那一排排停靠在岸边的渔船便是“鲜活”两字最好的证明。

或许是从小就尝遍富春江的鱼鲜，父亲走近鱼桶蹲下去选鱼的一刹那，脑海中已经将江鲜的美味重绘了数遍。我凑近鱼桶看父亲挑的是什么，却见船夫伸手抓起一条活蹦乱跳的白鲈鱼在父亲眼前晃，让人不由想起陆游《渔浦》中写的“渔翁持鱼叩舷卖”。

富春江有自己的吃鱼时间表：正月菜花鲈，二月抓刀鱼，三月鳜鱼美，四月鲥鱼鲜，五月挑白鱼，六月鲻鱼飞，七月鳗鱼好，八月鮰鱼多，九月鲫鱼鼓，十月鲈鱼肥，十一月鮰鱼，十二青鱼归。

秋天正是吃鲈鱼的好季

节，船夫在父亲眼前晃的白鲈鱼恰好命中父亲“食岁”的心理。更何况那白鲈鱼像一把带有斑点的银梭，欢快地在船夫的手上摇头摆尾，叫人欲罢不能。父亲毫不犹豫，立即买下了它，回家清蒸。

锅中水沸如潮，鲈鱼入锅便起清香。鱼肉是慢慢凝透的，熟了便鼓鼓囊囊地挨在一起，像叠在一块儿的栀子花花瓣。夹一片放在口中，没有细刺，嫩得用齿一碰就碎。等鱼肉跌进舌掌，鱼鲜便漫散开来，在味蕾间来来回回地荡秋千。若是被这清扬的滋味晃荡得受不了，轻啜一口鱼汤，铺天盖地的鲜味便奔腾入口，如潮如浪，如风波中疾驰的一叶舴艋舟。

相传宋代范仲淹品富春江的鲈鱼，说“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。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”；如今在富春江品鲈鱼，鲈鱼依旧鲜美，江中依旧一叶扁舟。

富阳总能保持这些风貌。东汉严子陵在此垂钓，慕名而来的人赞“身安不羨三公贵，宁与渔樵卒岁同”，富阳便千年万年地保留了这份隐逸疏阔；黄公望在此作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横笔抹画的沙洲，引来游人无数，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”，畅游画中。

我和父亲更愿意在餐桌上遨游《富春山居图》。畅想着把这清泉流水、滚滚江波倾倒在炉中，与富春江的鱼共煨该是如何美味，也想着将画笔下的迷离山色一一拆开，每一抹滋味各异：这笔清雅的竖描，是笋的鲜嫩可口；那笔可爱的点画，是菇的香润滋补。如此尝遍富春山水，只觉延绵不绝的岂止是美景，更有悠悠炊烟……

去岁秋，我与父亲在桂花树下吃蟹。蟹是自己抓来的，捕蟹的工具是依“样”画来的“葫芦”：《搜神后记》第七卷中有记载，刘宋元嘉初，有个姓王的富阳人利用蟹洄游的习惯，发明了诱蟹的蟹簖。我和父亲做了一个，守在江边一整晚，竟然捉到几

只。喜出望外地抓蟹细看，只见蟹嘴吐着泡泡，灵动的腿上长满绒毛，怪不得在富阳被亲切地叫作“毛蟹”。

富春蟹的做法也极自然，以清蒸为主，除了盐、姜、蒜，只放少许家酿的白酒去腥，按照蟹的大小蒸上二三十分钟即可出锅。

蟹的鲜香极其霸道，才起锅，便盖住了满院的桂花香。我比较心急，一口咬下去，蟹肉如爆珠般喷壳而出，鲜浓无比。父亲是老饕，他慢条斯理地拿起竹筷对螃蟹进行分解。薄壳里的肉最多，要顺着纹理一块一块挖出来攒着一起吃。螃蟹钳子也是美味的藏身处，先掰开两个尖牙，然后顺着蟹钳的最薄处咬一口，拨开碎壳，里面便是珍珠般的蟹肉，将醋略倒一点进去或者将肉夹出来蘸醋，鲜味不损分毫。

吃蟹难免饮酒。富阳虽然地处江南，却不乏烈酒。第一次喝，便会被富阳场口土烧酒清白无辜的样子所骗。它入酒杯时，波澜不惊。仰头一口闷，顿时如云堕江心。入口时土烧酒还“惺惺作态”，以柔婉醇厚的模样润齿抚舌，进入食道立刻变了一个模样，以燎原之势烧得我满脸通红，甚至将眼泪也烧出眼眶。父亲在边上看着我笑，老练地端起玻璃小酒杯轻啜一口，任由那烈酒在口中徘徊逗留，一时如香浪翻涌，一时又如绵云游走。

记得还有些别的菜，吸纳了秋之精华，在餐桌上喷燃它们的鲜香。雪里蕻鞭笋汤，只需盐和水，就鲜得彻底。白切羊肉，薄如蝉翼，色泽温润，肉纹清晰。秘制深色的酱料，只需轻轻一触，便在羊肉的纹理中四散开来，激起一股清甜的肉香。龙门面筋，以面皮包裹笋干，炸后像一个个褐色的小月亮，皮焦里嫩，以嚼劲、酥脆闻名……

顺应天时，施法自然。父亲说，明年他要带我去山林里找富阳的秋，再寻古今共享的美味。

玉兰一瓣

## 又见园子荷花开

◎ 宋继高

从园子移居东山国宾馆远影楼已经三个多月了，想起园子内池里的荷花，现在正是七月，应该怒放了吧。我对老陆说，今天下午去看看。

下午四点多钟，骄阳似火，酷暑难耐，我从上海回到苏州东山，便直接来到园子观荷花。进门来，转过弯，放眼一看，哇，一池荷花别样红，好亲切、好温馨、好动人哟！像久违的老朋友，我快步上前，恨不得与荷花来一个欧美式拥抱，再亲亲脸蛋。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惊喜，“若只如初见”的感动，“魂梦与君同”的思念。正如一代宗师弘一所言，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我这还真不是矫情，自从今年三月离开园子之后就没有来过，园子里的荷花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。

古色古香的园子簇拥着一方三十多平方米的荷塘，荷塘不大，有荷就行，有花就美。

荷叶丛中，荷花无疑是最令人注目的主角。我像打量老朋友一样看向那田田的荷叶和艳丽的荷花。阳光照在荷叶上，通透得能看清每条经脉的四通八达，那些荷花呢，有的还是娇羞的花骨朵儿，恰似一个个腼腆的小姑娘，含苞待放，让人见之不禁心生爱怜；有的全然绽放了，青春勃发，活力四射，透出生命的张力；那些花瓣脱清的，则露出成熟的莲蓬，此时的它们少了几分娇艳欲滴，却多了一些曾经繁华的沉稳，静谧地守望着这方池塘，蕴含着令人敬仰的深邃与从容。

过去，我经常对朋友们说，夏天，上东山，来园子，看荷花。语气平和，但溢满着自豪与期待。说明这荷花在我心目中还是很有地位的。她曾给我带来了多少欢乐，驱散了多少忧愁，寄托了多少憧憬，只有我心里知道。

在那些炎热的盛夏，每当我心情或愉悦或沮丧或开心或落寞时，都会来到荷花池，看看荷花。开心时，我看到被风吹动的荷花翩翩起舞，似乎在对我欢笑；沮丧时，我看到那些即将谢幕的荷花，疲惫

心窗片羽

的花瓣沓落着，无助而寂寞，似乎在向我哭诉。是的，在这小园的荷花面前，我读到了太多的酸甜苦辣，看到了太多的阴晴圆缺。多少激情、多少甜蜜、多少期许、多少心思、多少痛苦，一片心思付荷花，一派豪情留心中，花开花落两由之，叶枯叶落，初心不改。

今天，我又回到园子，又见荷花怒放。

我是带着期盼、带着希望来的。我知道，荷花有灵性，总会给我带来好运。果不其然，正当我沉浸在期待与遐想之中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一个重要板块让我们尽快去看地；同时，雄安也传来了一个文化项目中标的消息；还有一个看似无望的“老项目”也升起了光明的曙光，无尽机会扑面来，一个个落地有声的成果如荷花盛开，一派美好！

荷花的美绝非仅仅流于外表的艳丽，更在于其骨子里透出来的独特气质。她没有牡丹那般雍容华贵，亦没有玫瑰那般热烈奔放，然而，荷花有荷花的气质，超凡脱俗、清新优雅，宛如深山幽谷中的仙子。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宋代周敦颐的这句千古名句无疑是是对荷花最恰如其分的赞美。

荷生于淤泥，却能坚守自我，始终保持着那份纯净与高洁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她都能在困境中独善其身，不被外界的污浊所侵蚀。她静静地立在水中，不与百花争艳，不随世俗沉浮，只是自顾自地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彩。她用自己的美丽和坚韧诠释着生命的真谛，告诉世人，真正的美不在于外表的华丽，而在于内心的纯净与坚守。

今夜，我就住在这里，守住园子，守着荷花。在我心中，荷花已不再是一种普通的植物，她成了我的心灵寄托、精神慰藉和精神图腾，她让我在这喧嚣纷繁的尘世中能够寻得一方圣洁的净土，让我疲惫的心灵能够获得片刻的安宁与慰藉。

今夜，我枕着荷花入睡梦。